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十一回 奮武衛大搜師旅 作威福強奪人妻

話說那時康黼清見中國武備廢弛，想要仿照西法教習營兵，因又專奏請：「目今各國通商，天下大勢，有如戰國。文教固宜修明，武備亦宜講究。目下武科既所習非所用，而行伍廢弛，日甚一日，因請將舊時營兵，變通刪汰，仿泰西兵制，練兵二十萬，分駐各省防海要口，庶一旦有事，有備無患。」並又請簡派知兵大員，專司練兵之任。奏後，朝廷即加了康濟時兵部尚書銜，派充練兵大臣，各省陸路統將，均歸節制。所擬練兵章程十六條，著各督撫妥籌辦理，仍著康濟時按時巡閱等。黼清奉命後，就在陝西本省招募訓練，刪汰的刪汰，添補的添補，一年過後，再往別省巡閱。先由甘肅到四川、雲貴，見所練兵都還合式，於是由廣西至廣東。卻說廣東，地方富饒，其時文武官員都尚奢侈，制軍章名瀚剛復糊塗，任用小人，那時雖有練兵之命，仍舊奉行故事。

某營總兵邢丙方貴重用事，倚勢作威，尤為荒謬。把總蔡多壽和丙方交好，其妻曹氏姿色極美。一日，蔡多壽生日，丙方往蔡家拜壽。多壽備了酒筵，請邢丙方和同營的一班朋友吃酒。

到得晚上，丙方勾起賭興來，就邀了幾個賭友，在蔡家搖攤。

多壽應酬了一會，因日間多吃了幾杯酒，醉眼朦朧，支不住困倦，搖了幾攤，輸了幾兩銀子，便抽身到東廂煙榻上打盹。

卻說多壽妻曹氏素稱能乾。家中內外的事都由他照管，來往客人不甚迴避。這日出出進進，應酬了一天。丙方見了已動垂涎之意，當時正在賭博，瞥眼見曹氏倚在屏門邊站立，身穿湖色熟羅月華鑲滾的夾襖，單上一件直隸紗元色夾背心，底下元色湖縐百箇裙，裙底金蓮不滿三寸，穿著一雙平金繡花藍緞網鞋兒。日間也吃了幾杯酒，越顯得臉比海棠爭豔，眼如秋水還清。丙方本是風流浪子，當下見了曹氏這般模樣，便不住的拿眼瞞看，又恐當著眾人不雅相，便左不安右不妥，忽起忽坐，或時挖耳，或時搔頭，或時倒茶吃，或時剔燭煤，忙得輸贏都不在心，只圖回頭偷看。曹氏卻不在意，見大家賭得高興，仍舊站著不走。丙方認了他有意勾搭，便趁個空兒出來，假意找尋多壽，走到屏門邊，向裡叫了兩聲，卻兩眼瞞著曹氏。曹氏見了，只得接應道：「不在裡邊。」丙方道：「吾不信。」便再走進去，假意張望。忽聽得多壽在廂房嘔吐，口喊要茶吃。丙方聽了，便趁勢趕到廂房說道：「你倒掉下我們躲在這裡。」多壽忙起身說道：「失陪了，恕罪，恕罪！」那時已有三更時分，丙方意不在賭，便告謝回去。大家賭罷，談了一回，也就散了。

當下丙方回到家中，想曹氏生得這般俊俏，而且十分有情，自家這樣想，認了別人也這樣想，便時時刻刻掛在心頭，連寢食都也忘了。過了兩日，忽然計上心來，便將這事告訴夫人來氏，和他商量，假托夫人生日，請曹氏過來吃壽酒。來氏本來畏怕丈夫，但求博得他心中喜歡，當下聽了，如何不依？丙方便寫了一個請帖，忙叫跟人送到蔡家。多壽見了，便對曹氏說道：

「夫人生日，你也須去走一遭。」曹氏答應。到了那日清早，多壽叫人打轎送曹氏先去，自己卻慢慢的騎了馬隨後再來。曹氏到了那邊，先和來氏夫人行過禮，然後請丙方出來拜賀。丙方見了，歡喜滿懷，兩隻眼只顧不轉睛的瞧著，口內說道，「難得夫人光降。」曹氏行過禮後，來太太領了他到後樓上坐下。丙方料得多壽也要來，吩咐門上：今日夫人生日，男客到門，一概當駕。吩咐停當，跟上樓來，見來太太和曹氏密談，並無一個閒人。丙方就也坐下閒話一回，便即對來氏問道：

「酒席齊備了沒有？」來氏答道：「已備下了。」遂接口道：

「蔡大嫂請坐，我到廚下去瞧一瞧就來。」說罷，下樓去了。

曹氏初尚不疑，後見來太太下樓，丙方仍舊安坐不去，四下一望，又無別人，又不好自下樓來，心下惶惑，好生不安。只見丙方笑問：「多壽今兒在家沒有？」曹氏怔怔的，答道：「在家。」

丙方又指曹氏佩的玉連環說道：「你這玉和我身上佩的倒像一般兒。」說畢，就將衫兒撩開，露出一塊白玉，挨近身來，說道：「你瞧瞧，這玉配得上麼？你說配得上時，我就給你配個對兒。」曹氏聽他有心調戲，怒從心起，又不便衝撞他，急得兩頰通紅，只是低頭不語。丙方見他不語，只得坐下，笑說道：

「吾和多壽交好有年，近來見他景況甚是艱難，吾已和制軍說情，日內怕有好差使給他，他還要出門呢。」曹氏聽他說起正經，也便就翻過臉來，說道：「多謝大人栽培。」丙方又說道：

「只是一樣，多壽在外邊揮霍太過。吾聞得他看上一個妓女，他說有錢時便要娶進來。吾勸他這是棄舊憐新，斷乎試不得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起身走近來。曹氏將手捧開，故意回頭佯驚道：「仔細著夫人來了！」丙方笑道：「誰是夫人？你是吾的夫人。」說著，便亂叫道：「好夫人，親夫人！」曹氏見纏繞不過，便心生一計，笑說道：「你果有心，吾今晚便不回去。」

這時節下面客人正多，看出來倒反不妥。」丙方聽了有理，已聽得樓下叫請用酒。曹氏便趁勢走下樓來，便對來氏推托腹痛，就要回去。來氏堅留不放，說道：「難得大嫂到來，須過一夜回去，你腹痛吾有藥給你吃。」說罷，就叫了人取那立止腹痛散來，將開水調和，送給曹氏。曹氏吃了一口，說已好了些，不要吃了，遂對來氏說：「家中尚有事，不回去多壽要埋怨我。」

說罷，又要告辭，來氏又道：「吾聽得大人說，明日還要邀多壽來賭。吾已叫大人給他說，是吾留下你的，你遲天回去就也不妨了。」曹氏只是不應。來太太又說：「你怕生就跟著我。」

曹氏違拗不過，又想跟著太太終不妨的，也就勉強應允。來氏趁空兒，便對丙方說道：「不要性急，造次了，反要鬧出事來。讓我慢慢的引誘他。」丙方道：「吾料他是肯從的，只是怕的多壽。吾已設下一策，明日邀他來賭，就好說了。」兩眼四下望了一望，便向來氏耳邊細說了幾句。來氏聽了不錯，又叮囑他：

「不要性急，強逼他，他倒要走的，吾就不好留住了。」當下夫婦兩個商議妥當，各是走開。到了明日，便邀幾個常賭的朋友，都是武營中官員，聽得丙方的使喚，不一刻，便多到齊。

丙方便和他們說了如何設局弄賭，大家聽了，都是趨奉他的，又好趁風打劫，如何不依？丙方叫人又去邀多壽。

卻說蔡多壽，那日自曹氏去後，自己也慢慢的到那宅。到得門口門上傳報雲一概當駕。只得轉身回來。傍晚不見曹氏回家，便叫人打轎去接，等了一回，轎夫回說，被太太留住，今晚不回來。多壽聽了沒法，到得明日，忽見丙方的親兵拿名片邀他去搖寶，多壽正中己懷，便帶了銀子，一徑趕來。到得那邊，見過了丙方，道了喜，又和眾人閒話一回，就都是平日常賭的。吃過夜飯，開起賭場，搖了幾局，多壽已輸了近百兩銀子。自己想囊中已空，不好再賭，就要停歇。丙方笑道：

「咱們是常頑的，就是輸了，也沒甚要緊。你少帶了銀子，好說給我，和我要。翻了本還我，不翻了本也沒要緊，放著慢慢兒還。」多壽聽了，便向丙方借得一百兩，坐下再賭，不到半天，又輸得只剩五六兩。多壽為這賭上已弄得十分拮据，這日輸了幾局，又想翻本，又少本錢，弄得掉不下來，便又對丙方說：「索性再借我二百兩。」丙方要他中計，便再借二百兩。到得晚上，又輸完了。又空賭了一回，賭罷給賬，連自己的本，通共輸了七百餘兩，借丙方的銀子尚有三百兩未付。結賬時，丙方就變臉說道：「這欠款太巨了，你須寫一欠據與我。」又說：

「這三百兩是借我的本錢，明日須帶來還我。」多壽聽了，方知中計，又不好干冒他，只得寫了一張借據交給他，悶悶回來。

想要和曹氏商量，次日一早，便叫人打了一乘轎子到那宅去接回來。到得那邊，丙方見了大怒，厲聲說道：「這是欠了我銀子押在這裡的，你回去和蔡多壽說，銀子不還，休想接他回去。」